

澤山

電報掛號 有無 線 五二八七 (黨)

刊例	普通	一日至三日	一元五角
英吋	每方	一日至七日	二元五角
		一日至半月	三元五角
		封	面
		加	倍

大學部 國文教育法律政治各系一二三年級
專科部 政治教育經濟銀行系二三年級
銀行各科第一學年
高中部 普通科一二年級
夜校 早晚門大簡章
八月廿六日
報名考期前一日止

教立
 二基中
 北平青年會主辦
 大五
 召男
 三

次
 高中理科一
 二年級
 名
 起
 期
 四月廿四日
 址
 電東三三五
 簡章索寄

私立育英小學校招生
自即日起 至試期止
隨交報名費一元
簡章函索即寄 郵票二分
試期八月二日
校址崇內燈市口大街
電話五八二 三三九一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存取兩便儲蓄

△無定期之拘束

△有定期之利益

利息優厚

隨時可取

條頭房廊外門前

陳友仁在日本賣國媚外喪心病狂

平市黨部電請中央將其引渡繩以國法

平市黨部電請中央，將其引渡繩以國法。陳友仁，前駐日公使，因其在日賣國媚外，喪心病狂，已引起全國各界之公憤。平市黨部為維護國家尊嚴，特電請中央，將其引渡回國，嚴正法辦，以儆效尤。

嚴正交涉，將陳引渡，繩以國法。陳友仁，前駐日公使，因其在日賣國媚外，喪心病狂，已引起全國各界之公憤。平市黨部為維護國家尊嚴，特電請中央，將其引渡回國，嚴正法辦，以儆效尤。

東固添設平赤縣官軍已將瑞金克復

竄匪殘匪現已肅清

東固添設平赤縣官軍已將瑞金克復。竄匪殘匪現已肅清。官軍在東固地區展開大規模清剿行動，成功收復瑞金，並肅清殘匪，恢復地方安寧。

克復東固詳報

赤匪主力已全滅

克復東固詳報。赤匪主力已全滅。官軍在東固地區展開大規模清剿行動，成功收復東固，並肅清赤匪主力，恢復地方安寧。

血戰情形。東固之戰，官軍與赤匪展開激烈血戰，官軍奮勇殺敵，最終取得勝利，克復東固。

潘陽無線電台。潘陽無線電台已能與美國直接通報。此舉將加強潘陽與美國之聯繫，對維護地區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豫晉邊區聯防協定。各負防區治安不得越境行動。豫晉邊區各地方當局已達成聯防協定，共同維護邊區治安。

宋慶齡。由莫路程回國。宋慶齡女士已於日前由海外返回祖國，繼續為國家事業貢獻力量。

電勢。赤匪將士。電勢緊張，赤匪將士在東固地區仍有活動，官軍正密切監視其動向。

愛梅女士。昨過瀋陽。愛梅女士於昨日抵達瀋陽，受到當地各界之熱烈歡迎。

兩湖水災慘重。漢口未脫危險。兩湖地區水災嚴重，災情慘重，漢口地區仍處於危險之中，急需救援。

廣肇輪渡被炸。昨午過石。廣肇輪渡於昨日午間經過石某處時，不幸被炸，造成重大損失。

反革命之真憑實據。反革命勢力在國內蠢蠢欲動，其真憑實據已充分暴露，政府將嚴厲打擊。

郵政法已由交通部。郵政法已由交通部擬定，即將公佈施行，以規範郵政業務。

日本軍閥。竟仍迷信武力。日本軍閥在國際形勢下，仍迷信武力解決問題，這將給世界和平帶來威脅。

陸軍演習。大遭反對。陸軍部擬定之演習計劃，因經費龐大，已引起社會各界之強烈反對。

正太路局。德奧兩國。正太路局與德奧兩國之關係日益緊張，各方正密切關注其發展。

愛迪生病愈。含笑登車。著名發明家愛迪生近日病癒，已含著笑臉登上火車，繼續其研究工作。

德奧兩國。德奧兩國之關係日益緊張。德奧兩國在政治、經濟等領域之分歧日益擴大，關係緊張。

愛迪生病愈。愛迪生近日病癒。著名發明家愛迪生近日病癒，已含著笑臉登上火車，繼續其研究工作。

局書智民 街井王北
大府平

[illegible][illegible]

電南三三七

新舊畫匣

金后牌帖

電光放大

交貨迅速

價目從廉

新舊畫匣

麝香

化血丹

婦女經閉不通三五個月不見血
血左條右塊下大一切成形月不見血
腹內胞衣立立不下一切成形月不見血
用水保元氣不傷重每三付二元加料要症胎聚
北代售處 順前街二付二元加料要症胎聚
西單牌樓南路口東三泰同興號九號華生門
大街路北恒通茶店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科學	自然	地理	歷史	算學	英語	科別
初	初	初	初	初	英	書
中	中	中	中	中	語	別
物理學	植物學	本國地理	本國史	幾何	標準讀本	英語標準讀本
學	學	地理	史	何	進步英語讀本	英語標準讀本
龔昂雲	徐克敏	董國維	陸並謙	沈道鴻	文步英	林漢達
一册	一册	二册	二册	一册	三册	三册
每册	每册	每册	每册	每册	第一册八角五分第二册九角五分第三册九角五分	第一册八角五分第二册九角五分第三册九角五分
九角	六角	八角五分	五角	八角	三册一元二角	三册一元二角

奇妙
膠紙
唱片

色特大四
售携顛發
價帶撲音
低便不宏
廉利破亮
元一洋價售實片每

音。口
可。靜
在。樂。
此。聽
歌。雪
日。留
聲。加
機。身
中。機
之。倚
揚。之
勞。倚
歌。妙
曲。發
中。曲

唱唱關
片機於

平北
亨

新林濟德新
廠廠柏國到

電報

報章前嘗登載有美童許門者受狗驚嚇髮竟濯然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耳聾之聲

無移時去耳則如前作響此病發於肝熱經多因腎內耳聾如蟬鳴之聲

旺明過上冲乃患耳此病年久多遠無治法近日常耳聾為一世人病者多因虛耳之聾

聰明人亦無患耳此病年久多遠無治法近日常耳聾為一世人病者多因虛耳之聾

復損本醫精製濟衆丸專治遠近日常耳聾為一世人病者多因虛耳之聾

付裝洋四元大盒四十八付裝洋七元二角

石雀胡同內九道對路西二十四號康之淵齋藥社

夢遺滑精一盒保愈

腎爲人生之本養生之源世經輕弱多由腎虧血虛所致此爲怪夢遺精重則補腎保腎

[illegible]

瓶一元
 鐵五角
 各藥房
 均有代
 售
 天津小
 洋貨大
 街福興
 藥房東
 路路北
 天津天
 津藥房
 均有代
 售

(一) 教科書類	(二) 文學書類	(三) 小說類	(四) 詩歌類	(五) 戲劇	(六) 散文	(七) 兒童文學類	(八) 英文自修叢書	(九) 藝術編	(十) 社會科學類	(十一) 自然科學	(十二) 三民叢書
中學教科書	活葉學文	翻譯文	校編	校編	校編	兒童文學叢刊 小朋友故事 兒童文學叢書	英文叢書 英漢對照 詳細譯註	社會心理 哲學地理 歷史	社會心理 哲學地理 歷史	社會心理 哲學地理 歷史	社會心理 哲學地理 歷史
選書	選書	選書	選書	選書	選書	選書	選書	選書	選書	選書	選書
十二種	十八種	十五種	四種	四種	四種	十一種	三十種	四種	十五種	十三種	八種
電	南	局	四	〇	四	報	北	平	三	三	三
話	電	局	四	〇	四	報	北	平	三	三	三

請飲
華北唯一衛生汽水
發明者渴泰祿櫻桃杏梅汁肺滋香寶寶池白葡萄白砂石水濃厚滋補
口誠為消暑之佳品各種水能延擱八個月不致變味希請中外士媛請嘗試飲
崇信各城代理家
板胡同馬記汽水公司
九三一各舞場飯店飯館均代售

專治男女因氣怒所患過
背疼兩脇脹疼心胃刺疼
抽氣吞酸婦女經痛食不
喉氣閉等症立服此丸五
每盒大洋一元六盒洋五
總售處柳北平慶善堂
天津東南馬路天津京藥

外埠函購加代售處
福華藥房西貢光藥房
煤市街中外藥房中華藥房
天津東南馬路天津京藥

胃快平肝丸

[illegible][illegible]



號四十五百五第
年十二國民華中
日六月八
(四期星)

目
J. de Goncourt, 的手札
王光亭譯
月下開步
方潛明
城中夜記
南星

J. de Goncourt, 的手札

王光亭譯

給路易·巴西的。自瑪尼宅寄。

九月五日，星期二，(一八四八年)。

我親愛的朋友路易：

我的母親病的危急要死了。十五天前，我曾給你寫信說，她快好一點了，但是她染了寒熱病不得不倒在牀上。自從那天起，我最親愛的朋友呵，她的病勢就重了起來，而現在她在絕望之中了。微幸是愛蒙這些天還在這兒。我們倆個人將要受一個可怕的沉重的打擊呵。我親愛的路易呵，你總不會有和我們同樣的不幸被壓在身上的！我沒有力氣給你寫的很長了。再見吧。思我並不可憐我罷！

你心中的朋友 Jules

巴黎，九月二十四日，星期日，(一八四八年)

我最親愛的朋友：

華北日報副刊

華北日報副刊

希望直到最後一瞬了。我的母親病了，而且病的很重，我已經知道了，當我們到瑪尼的時候，但是她的病症，很自然的變壞了而且延遲下去，使我們在希望或憂慮的兩個極端之中躊躇。當病勢復犯幾乎要死的時候，醫生每天給我們些不真實的希望，對我們裝出病勢危險的過度的樣子來。但是，星期二那天，我們知道她很不好了，我們守着兩個鐘頭。當這種悲慘的儀式決定了的時候，我的母親對我們說：「一切都準備好了嗎？她還沒覺到的死的逼近，她不知道她快要死了！一個母親是那樣的掙扎着她的生命。」

最後她把愛蒙叫到跟前，並且握着我們的手。這口氣直喘了一刻多鐘；一個鐘頭之後我們就變成孤獨了。對於她，我都知道，我親愛的路易，這是一種幸福呵。她受許多苦，而死解放了她。但是對於我們，我親愛的路易，尤其是對於我，是不是失去了所有的情感中心，愛情的目的呢？我可憐的母親呵！

我後世的計畫怎樣對你說呢？企圖什麼職業呢？在這社會紛亂的時候，人類就如鮑蘇埃所說的，好像有頭眩病似的，如同一個醉了的人的搖搖着，那怎樣去決定生命呢？我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到意大利走一兩年，只要在六個禮拜之內不發生戰事。

關於我畢業士學位的事，我親愛的路易，我很贊成你的意思，要在正月裏再動身。我也是這樣想的……並且我同你可以有自由的精神來實行這些計畫。

再見吧，我親愛的路易，請代我問問你的父親和你的白姐姐，並及所有關心我的不幸的人。至于你，謝謝呵，千分的感謝你。我是常常談到我那可憐的母親的，並且我當你是我內心的朋友；我

永不曾忘記的。我親愛的路易，我親愛的路易。

月下開步

方潛明

一日的月光又沉落林蔭，夜潮呵，侵襲着這東海的孤城，請吧，哪裏還有比這更為恰當的時辰，儘情地傾訴你的傷感，你的哀愁。

陳年的積鬱並不難伸，中天明月，牠頗有深情！請吧，牠雖說不能為你而模糊牠的光明，至少，他是沒有冰冷的笑聲。

城中夜記

南星

天是似黑不黑的樣子，我走過一條樹夾着的路，去找我的朋友。因為，我在屋裏坐得太久了，我好象有一點需要甚麼的感覺，那不是寂寞的感覺麼？於是我想，我的朋友或者也覺得寂寞，我應該去找他。

脚下的道路似乎變了，我覺得它是輕軟的，溼潤的，正如在雨剛下過去的時候。我沒有抬頭，不知道天上有沒有飄動的白雲，只是腳步不知不覺地加快了。

當我快走到那個牆角的時候，我聽着，沒有一點聲音，除了自己的腳步聲。我想：爲甚麼這樣地寂靜呢？也許我的朋友沒有在，他的空房子當然不會出聲的。而我偏在這個時候來拜訪他。：然而，我轉過牆角，即刻看見門口的樹下有一個椅子，我的朋友正坐在其中。

「哦，你沒有出去，……」我似乎驚訝了。於是，他對我笑了笑，再讓我從屋裏搬出一個椅子，坐下。他的神色那麼安然，我知道他在那兒已經坐了好久了，他身旁沒有甚麼東西，只有一個煙斗在他的嘴邊悠然冒着白色的煙氣，他沒有一點寂寞的樣子，而是在安然地享受黃昏的寂靜。當我沒有到那兒的時候，他一定只是那樣地坐着。不說話也不動，與在他四周的樹木與小草一樣地休息着。他在等待着甚麼呢？或者，他在等待天上的星星，等它們出現在樹梢頭時，他將看它們比昨夜亮了多少。

我坐在他的一旁，沉默着，因爲那兒的空氣讓我身上很舒服，而且我不願攪亂了他心上的清靜。但不久他開始說話了，他的語聲並不高，而是清楚的，沉重而又溫和的。我仍然沒有出聲，他也不需要我的話，只是繼續地幽幽地說下去。

他說，他愛他門口的樹。——於是他用手觸到頭上的樹葉子，表示對它們很親近。他說，他過了好久孤獨的生活，但不願意離開那個屋子，因爲那棵樹總以濃密的葉子罩在他的門前。

他說，當他覺得不開心的時候，如其他正在屋中，便向窗外望一望，那棵樹總以濃密的葉子罩在他的門前。

華北日報副刊

華北日報副刊

載着我的電車拐了一個灣子入於我五年前走過的大街上時候，我的心便顫抖起來，跳動起來，比回到久別的家鄉時還要顫抖，還要跳動。我的眼急急地忙地看兩旁的房屋，燈火，人，而那些房屋都對我板着臉現出生疏的樣子來了，難道它們是真的變了麼？我驚訝着懷戀着，我想，也許我所經過的街道並不是從前我所認識的。不料，當我在驚訝在懷戀的時候，各處的燈忽然滅了，幾乎滅得一盡也不剩，而我完全地陷入特異的黑暗之中。我忍耐了好久，仍然甚麼也不清楚。我跳下車，獨自走在馬路上，遠處有一些可憐的小燈火閃動着，它們才照不到我的身旁，我走着，在模糊中走到一個城門之前，我仰望着，哦，我還認識它，它仍是那麼古老莊嚴的樣子，門洞裏面是陰暗的，陰沉沉的，而我並沒有一點恐怖的感覺，像是在特異的黑暗中，我踏踏地走着，如我是一個下雨的日子，我一定踏踏地踏水裏面去。我聽不見嘈雜的市聲，我覺得那時時候已是夜深，簡直是半夜以後了，我抬頭望着天，天上散佈着一塊一塊的白雲，有幾顆紅色的星星在雲縫中露着，黯淡而且無力的。

是的，那個夜裏如其燈不會滅，我必去安心地地拜訪我的東城，從大街走入胡同裏，走到懷舊過我的地方，對它們一一地訴說我多年的苦辛。然而，偏偏地在那時候黑暗阻住了我，如其我摸索着走去也是像走在黑暗中，於是我不得不回來，於是我又伏在我的屋中，直到今天，直到今天的夜半。

我的故地雖不在近前，但他不會離開我的心。當我在冥想或望，那搖動的樹葉子會讓他的心上安寧。他說，前兩天，一個下雨的日子，他的樹過了厄運：因爲住在他的屋子不遠的一個人，每天要從他的門口走過許多次，像有一般地走，而且讓鞋底盡力地擊打着地面，而在雨天裏他沒有停止那奇怪的遊行，當他從那樹下經過時，葉子上的水點滴地滴在他的頭上與衣服上使他生氣了，他讓葉子即刻把較底的樹枝都砍下去。當我的朋友聽見第一聲斧子響的時候，他即刻感到他的樹被人毀了，他問着那差人，讓他放下手，差人回答說是那人的命令，我的朋友問道，如其那個人讓他去砍他的朋友，他是否也去做。於是差人走了，那一棵美麗的樹只損傷了一個小枝。

他說，他沒有事時就那樣地坐在樹下，注視着樹葉子，他決不會厭煩起來，即使延長到三四點鐘之久，因爲它們像低語在沈默中，像微笑在莊嚴中，它們會每天給他以無形的贈禮。

我聽着，不禁把眼光投向頭上的葉子，它們似乎已經變成深黑色。燈光在遠處亮起來，但很黯淡，發出一團淡黃色的光。我對我的朋友告別，又走上那條溼潤的道路，四處起了風，其中又夾雜着木柝響。我忽然感到夜漸深了，但我知道，我的朋友必沒有離開那個地方，仍在昏暗中安然地望着他的葉子。

總有一天我要去一次東城，去訪問我離別已久故地。無論我走到甚麼地方也是想望着那兒的，況且我現在又回到我的大城裏來了。那是前幾天呢？我覺得像是前三天，又像是前一禮拜，總之是有那麼一天吧，就在那天的夜裡我有一個機會從北城到東城去，當

者在做夢的時候，我便清楚地看見他，那兒的一切都是恬靜的，樸素的，溫柔而且親密的。我正如一個小孩子，徘徊在母親所住的地方。

那東城的一角並沒有甚麼新奇，而於我永遠留着一種神秘的悠柔的印象。是的，我記得那條我不知走過多少次的胡同，曲曲折折的，不寬闊也不窄狹，其中總是很清靜，沒有許多行人，也沒有塵土會飛揚起來。胡同東邊有一個地方，每天那個推車的小販會停在那兒，等候着他的顧客，他是一個中年以上的人，我還記得他姓布，我還記得他的笑容。……離他所在的地方不遠就是我住過的高屋了，它的周圍有許多樹木，那正是秋天，一個秋天的夜，下了雨，我淋得濕濕地從外面回到屋中，我輕開了窗子，望見遠處的燈亮，我的耳朵裏面正響着一時比一時沉重的沙沙的聲響，那是雨聲，而且來雜着我窗下的樹葉子響，樹葉子是黃的，它們互相擊打起來了，我聽着，忘了自己是剛從街上回去，而且身上是被雨淋濕了的衣服。於是以後我更愛那個高屋了，而我才不就不得不棄它而去。

還有，還有北邊的另一條胡同，其中有我愛的一個小飯館，乾淨而且便宜，我真的很捨不得離開它，它除了會治好我的饑餓之外，更讓我的心裏安寧，不至於想家鄉與朋友。總有一天我要去一次東城，去訪問我離別已久故地。但是，唉，現在我又似乎不敢去了，我怕那個地方會對我特別生疏，當我們投入它的懷中時，它將不以我爲故人，而以我爲他鄉的生客。那時我必會流出淚來，隨着腳步滴在胡同中的地上。

